

“万能的朋友圈”——每当刷微信时看到这句赤裸裸的谰辞，就知道必定有人求助。求助的内容往往五花八门，这次发声的是保加利亚的汉学家，中文名字叫思黛——别误会，是一个络腮胡子的大男人。我的朋友圈里有二三十位汉学家，虽然明知汉学家有着更广泛的所指，但我还是任性地按照个人经验狭隘地把汉学家等同于文学翻译。思黛的求助果然和文学相关，关于电影《黄土地》的几句台词。场景是一家人在黄河边劳作的间隙里歇息吃饭聊天，父亲见天是要早的迹象，就洒食敬天，祈五谷发芽，早降雨水。公家人在一边笑了。父亲坐下后说：“后生家不懂，这点粮食，爱惜不得。就说这老黄土吧，让你一脚一脚地踩，一犁一犁地翻，换上你行？你不敬它？前年还剩点小米子，吃，吃。”

思黛的问题是：这里的“爱惜不得”和“换上你行”两句话是什么意思？

我说：爱惜不得，意思是：不能觉得可惜，不能吝啬。换上你行，意思是：你能像这土地一样吗？

河北作家李浩，理论功底深厚，他不同意我的意见。我觉得爱惜不得的意思是珍贵、珍视。加不得，是方言的表述，意思是“爱惜得不得了”，应当被珍惜的意思。

我：浩哥，看上下文呀。父亲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撒食敬天，怕人家以为自己在浪费。这是我的理解。

思黛站了我的队，说：明白了，我觉得这个解释很合理，很符合上下文的逻辑。我只是没想到“爱惜不得”和父亲洒食有关。“换上你行”我也是这么理解的，正在和另一个译者商量，他觉得不是，所以就找了第三方的意见。谢谢！

最近遇到问题的是奥地利的翻译家科内莉亚，她正在用德语翻译我的小说《黄金时间》，两封邮件里提了十来个问题。这些问题，怎么说呢，沉浸在母语的日常，乍看起来就会发懵，觉得这怎么能算问题呢？但是，到了译者那里，隔着语言的千山万水，就会成为问题。比如：“家里正儿八经开火的时候”，“尽管没有坐看云起时，好歹也算是行到水穷处”，“能出国镀镀金就行了”，“自己到父母那里连菜都不会给他母亲择一根”，“她得顶着汗臭和头屑迎来送往”……她问：什么意思呢？

隔着屏幕，我可以想象她在写邮件时认真严肃的表情。后三个问题，我也发了朋友圈，幽默风趣第一名的徐坤留言，做了极其精彩的“中译中”解读：1，她是银的，到外国金店镀一层金，就不会氧化和生锈；2，她不帮父母择菜，直接叫饿了妈外卖；3，头屑和汗臭有荷尔蒙和胶原蛋白的气息，很青春和风流，她就省下了喷夏奈尔5号香水的钱……

笑喷。她成功地塑造了又一个形象。无法想象如果我真这么调皮地回科内莉亚，这位金发美女会怎样。

笑完了，还得耐心回邮件。在脑子里先来一遍“翻译”，把浓缩的小说语言转换成最日常的状态，然后再输送过去：正儿八经，是“正经”的一种口语化的说法，意思就是认真。开火呢，是指做饭。为什么开火就能表示做饭？因为做饭需要火呀。没错，做饭也需要水，需要米、面，可从人类发展史来看，火的出现还是最具根本意义的，不是吗？——由一个词联想到人类史，我都有些敬佩自己了。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呢，是两句唐诗，是说走着走着，就走到了流水的尽头，无路可走了，就坐下来看天上的云慢慢变化。表面意思是很悠闲，后来被认为是包含有人生哲理，深层意思就是事情的尽头往往会有另外的开端。用在这个小说里的意思就是，虽然没有新的开端，但旧的总算结束了。镀金，是一种比喻，用“在器

◎ 现场

翻山越岭送一碗水

□ 乔叶



▲乔叶作品《藏珠记》书影

物表面镀上金色”来表达一种华而不实的虚荣。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，出国留学是家里有钱才能做到的事，是比较富有和时尚的装饰行为，可以用来炫耀，但并不实用。至于“她得顶着汗臭和头屑迎来送往”，则是一种简要叙述。更详细的意思应该是：因为需要好几天来忙这件事，她没有时间洗澡，身体会产生汗臭，头皮上的碎屑也会增多，可是她只能让自己这样子去迎接客人和送走客人——突然想到一个外国朋友聊天时问我，中国的电视广告里为什么那么多去头屑的？人有头屑不是很正常吗？有那么可怕吗？

这真是无从解释。岂止头皮屑，他们不理解的地方多着呢，比如皮肤白不白，结婚

有没有买房子，孩子有没有上辅导班……中国人在意的事，只符合中国国情。

还有一次，在汉学家会议上和汉学家们聊天，有诗人用典说大漠长河，孤烟落日。中国作家们自然都懂，无需赘言，汉学家们却面面相觑。有人问了出来，诗人出面解答说，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是我们唐诗里最出色的句子之一。至于意思呢，诗人磕巴起来，“意思就是，大漠吧，就是很大的沙漠，孤烟，就是一条烟，很大的沙漠，一条烟，直直的，往天上去……”

所有的人都乐不可支。可爱的外来者们的探讨和发问总能鲜明地提醒我们，我们习以为常的汉语其实有多么绚丽多姿、意蕴丰饶。每一个古老的汉字背后，都拖着那么悠长的影子。平日里，这影子尽可以拖得曼妙，只去意会，无需言传。如今，硬要将这影子的成分解析后再转达，这简直就是在行不可行之事，这个过程当然障碍多多，困境重重。比如最近，意大利翻译雪莲在翻译我的长篇小说《藏珠记》，在北京见了面就提了两个问，一个是词牌名“定风波”为什么又叫“醉琼枝”，另一个是“鎏金错银”是什么东西。词牌这个还好办，我手忙脚乱地在手机上查了资料，口干舌燥地跟她解释了半天。到了“鎏金错银”，就接近黔驴技穷了，尤其是错这个字，我跟她说，错，有时候是错误的错，有时候意味着特别近的距离，比如，错身，错肩，错车，在这里的意思是一种装饰工艺，应该是由近距离而引申出来的用法……到最后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把错讲错。

越来越体会到翻译的难度，也越来越深知，语言的河流能把人渡多悠远，就能把墙砌多高厚。所以有苛刻者说，翻译出多少就会流失多少——但是，如果没有这些艰难困苦的过程，就什么也留不下。也因此，虽然从不知道自己的小说会被翻成什么腔调，但我对所有的翻译都怀抱由衷的敬意。翻译，他们肩负的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啊。

近日，收到了来自俄罗斯的刊刊《New Youth》2017年选集，里面收的是《良宵》。译者阿丽娜·婆罗娃——她的中文名字叫林雅静——在邮件里说我是她最喜欢的中国作家之一，“很可惜，俄罗斯读者到目前为止还不熟悉这位杰出作家的作品。《良宵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，所以虽然没有人要求，但是我自已翻译了这篇优秀的作品……”我当然知道自己离“杰出”“优秀”很远，但她的温暖却离我很近——在我小说的首页，她体贴地做了一个玫瑰红的小标签，她一定知道我找不到自己小说的位置。确实，满纸的俄文，我一个都不认识。不过，因为她的存在，我一点儿都不觉得这些字母陌生了。

如果打个比方，翻译者们做的，到底是些什么事？前些日子参加了第二届中欧国际文学节，规定作业是每人说一句感言。我说作家和作品的关系，如同对镜自照。有时候，我们需要换镜互照，或者是一起变镜为窗，抵达一个更丰富更精彩的文学世界。翻译和原作之间，又何尝不是这种关系？每一个翻译，都是做镜子的人，镜子亮不亮，有多亮，变形了多少，更美了，更丑了，镜子里能照到什么？都很有意思。如果有一天，镜子背面镀的那层膜破了，镜子不是也就成了窗户？

葡萄作家贝绍图关于翻译的精彩论述也让我印象深刻，他说，翻译的过程，恰如翻山越岭送一碗水，这一路，千里迢迢，水一定会洒，可是有什么关系呢？天上会下雨，一路上也有河。所以请不要太担心，等到这碗水送到喝水人那里时，碗里的水不会少的，甚至还会多，水里的成分也会更复杂。水虽然不再是原来的水，但复杂的水也有着复杂的营养成分。运气好的话，水还会成为酒呢。

说说弥勒

□ 王必胜



▲云南省弥勒市“东风韵”建筑群

资料图片

这个滇东高原的县市，有一个特别的名字——弥勒。

是巧合，还是有意为之？那个有着标准的富态笑脸，有“大肚能容天下之事”的赞评，博得信众顶礼，流传民间的欢喜神仙，不知何时起，成为一个县市的名字。

有说当年这个笑面大仙盘桓于此，留有圣迹，清乾隆年间，有了地名和县名；也有说，这是源于彝族方言的音译。传说只是旁证，二百多年，这个名字连同这个形象，让滇东的一个小城扬名立万。

有幸来这里，欲一睹大仙芳容。然而，盛夏的弥勒正值雨季，时阴时晴，没来得及见佛献花，就走进了一方水城。也好，这炎炎夏日，水气淋漓，万物存生机，亲水得乐，是行旅者洗尘静心的好去处。

这是一个叫湖泉的地方，水面偌大，盘踞于城市一隅。水面初平，清流澄碧，周边有高大楼宇和葱茏的植被相衬。湖泉之名多义，是湖也可见泉，有湖之浩荡，泉之灵动。天清气朗，倒影绰约，水光潋滟，风烟俱静。远看一湖碧水，汤汤泱泱。近看，汨汨泉涌汇为小小流瀑，水声哗哗。湖畔设有迤逦步道，水草夹岸，莲花粲然，更有董棕这南方特有的高大树种，扇形大叶，如大鹏展翅，须仰视得见。另有苏铁树，粗圆的躯干上鱼鳞似的皮与凤尾竹般的叶，繁茂又妖娆。一夜小雨，烟波迷蒙，水中可见游鱼嬉戏，野鸟悠闲，一派江南水乡景致。

这方水域涵养了城市生态，装点高原物象。紧邻城区，得地理之便，近年地方主政者注重生态，打造城市的休闲功能，将原来卷烟厂旧址加坡地塘凹改造为生态景区，拓宽水面，修建步道，以利休闲者们亲近自然，逐水而乐。行走在湖畔，水汽氤氲，数公里景观各异。岸芷生荷塘，天鹅戏小池，近水赏绿，眼中的一切变得格外温情和生动。小城雨量充沛，由湖泉辐射开去，绿树掩映的沟渠中，有人站在水中垂钓。高原上有太阳雨之说，沿湖散步时，一阵雨说下就下，湖泉的一角只有大树可资遮挡，于是索性迎着雨水，逗弄水中花草。这是一个亲水的城市，油然而生此一念。

弥勒是彝族之乡，彝族同胞多在山岗劳作，喜爱歌舞，创作了闻名的民间歌舞《阿细跳月》。彝族分有多支，阿细为弥勒彝族重要一支，崇拜自然，爱好舞蹈，“大三弦一响，心动脚底痒”。秋收后，月光下，阿细们载歌载舞，丰收之喜，跳月之乐，邀八方来客共享。古老的跳月歌舞，是仪式也是精神寄托，一舞跳古今，《阿细跳月》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据说，1945年春，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到这一带采风，闻一多看到乡民们在月光下跳舞，随口说出了这一流传四方的民间舞蹈名字。

离市区二十多公里，密枝山中的可邑村是闻教授当年命名“阿细跳月”的发祥地。正值“跳月节”，村中广场有一大堆木头，准备月亮升起，举行篝火晚会，岂料因一场大雨作罢。从邻县建水远来的一批客人不约而同。这时，村中食堂大厅，热情的祝酒歌又弥补了客人的遗憾。老旧的长条凳，油

亮亮的方桌，满地跑的猫狗，鲜嫩的时令山珍——松茸菌，以及苞谷酒、土猪肉、山野菜，好客的彝族兄弟，没有“跳月”，却把温馨的时光留给了远方的客人。陶醉在阿细们的月光情结中，没有月亮的夜晚也情怀幽幽。

夜宿可邑村，只听鸟与松风之声。早起见湿漉漉的枫叶上张有蜘蛛网，就在手机朋友圈里晒起了久违的兴奋。可邑四面环山，已有三百多年历史。旧式砖瓦房、水塘、廊桥、古树，保存着完好的彝乡特色。百十多户人家，依山坡而排列。雨后的山村，天蓝得通透，绿色植被和黄红明亮的墙壁在阳光下如童话般的梦幻。偶见村民家门口卖瓜果、蜂蜜的杂货摊。也有彝家服饰——在现场缝制传统手工的背心，材料是从山上采摘的一种禾草，经多次揉搓加工，半年时间才缝制一件。因为纯手工，颇受游客青睐，曾远赴捷克等东欧国家参展。村中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馆，特色民俗实物图片再现了民族活的历史。

从村中高处往下看，房屋、通道、菜地、池塘，错落有致。村中分道上，横卧着几棵大香椿，枝桠旁逸，树蔭如盖，有一株标注为树龄两百岁。风雨几百年，如今在现代文明的旅游大潮中，保有原生态、民族风的可邑，既要旅游开发，又要守住原貌、不失本真，无疑面临新的考验。村中一些墙上，画有单幅或组合壁画，有乡风民俗、村规民约，有儒家礼仪、励志故事，也有科技知识、便民服务……林林总总，增添了历史老村鲜活的人文气息。曾经，老村古宅的旧与新、传统与现代如何协调发展，引起网民的热议。而今，彝乡可邑小村的老屋旧貌接纳了现代文化的元素，新颖壁画、民俗客栈使老传统有了新形象，意义自不待言。

一个名为“东风韵”的建筑群在远离市区的小山凹上建成，这是弥勒另一个艺术村落。当地人打造山水艺术，开拓新思路，有些心得。远远看去，在绿草的坡地上，几个赭褐色、似蹲似卧、有如兽状的东西格外引人。这一组建筑是本土艺术家罗旭的创意。有可以容百人的音乐厅、高大的展览厅和休闲餐厅、书吧。因为设计理念以自然与生命为主题，中心的音乐厅外形为几个酒瓶组合，清一色用砖头垒砌。砖是本地红土制作，没有一颗钢板和钉子。色彩为赭红，因弥勒是红河州所铸，一个红字，彰显了当地“红酒文化、彝族火文化与红土地文化的联结”。进入这个不太宽大的“酒瓶”中，一排仿真人模拟百人合唱表演，音乐声起，听者肃然，感受着只有植根于乡土文化的创造才能激活出的艺术生命力。

弥勒山上威严正正的弥勒佛，以一百九十九米的身高，笑对苍穹，俯视万物。从山顶拾级而下，听年轻的住持讲寺院历史，讲民间奉为欢喜大仙、布袋和尚弥勒的日常故事，并没有说清这个特别县市名称的由来。或许，一个县市名称，寻常也不寻常，在喧闹繁纷的现实中，保持清静和自在，才是难得。弥勒，我们记住了她的尊名，还有那宏大威严的大佛，那小村小镇、山山水水……

编者按：

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，为了以文学的形式纪念这一历史时刻，华文作品版诚邀广大作家和读者拿起手中的笔，写下自己的故事。诗歌、散文、小小说各类文体不拘，篇幅以1500字为限。投稿邮箱为：huawenzuopin@126.com。

欢迎关注文艺部微信公众号“文艺菜园”



燕尾洲

□ 朱德康

一只燕子倦了
发现江中央有一块探出的沙滩
就在这里落下
一群燕子梦到一块能听流水的陆地
就停在这里歇歇
数万只燕子在这里嬉闹
就成了燕尾洲

那千年不变的双溪水的涟漪

其实是燕尾洲的眼神
春天来时
江水向江岸纷纷伸过手
袒露这座古城好客的胸怀
这时，她高昂起头
——这是水的脊梁
不断向上 向天空盛开浪花

从北山之巓鸟瞰
燕尾洲的身影
是翱翔天宇的雄姿

依偎着她双翼的江水
竟是任她振翅的星河

夜晚
从酒坊巷，听得到
她只留给夜色灯谜
犹如
从酒坊巷经过的夜游人
缓缓的步履
正如酒醉的悠长
正如不断蔓延的石板路

